

# 島、國之間的「族群」： 臺灣蘭嶼 Tao 與菲律賓巴丹島 Ivatan 的口傳歷史

楊政賢\*

## 中文摘要

本文提出蘭嶼-巴丹作為一個「區域研究」的分析框架，擬從兩地神話傳說與口傳資料切入，並與考古學、民族誌等資料進行對話，輔以歷史分析與文化詮釋的雙重檢視，期能建構兩地關係史的創新理解途徑，進而釐清蘭嶼與巴丹兩地的歷史事實、族群關係及其文化類緣。同時，藉由本文，期能讓臺灣蘭嶼與菲律賓巴丹島之間的跨國境族群關係與文化體系，能有重新建構，更臻完善的契機。

**關鍵詞：**族群、蘭嶼、巴丹島、Tao、Ivatan、口傳歷史

## 一、前言

臺灣蘭嶼（圖 1）至菲律賓巴丹島<sup>1</sup>（圖 2）此一跨國境海洋島嶼鏈區域（圖 3），長期以來即存在著一個文化類緣關係密切而經常被討論的跨境「族群」，該族群在蘭嶼稱為 Tao<sup>2</sup>，在巴丹島則稱為 Ivatan。回顧臺灣蘭嶼與菲律賓巴丹島的區域研究史，黃智慧（2002：10）提及：「在這個議題上，有幸前人已經留下探索的痕跡，二十世紀下半期的研究者，在民族誌、神話學、考古學、語言學方面亦累積了許多的研究資料。今後二地島民互相往來，研究者必將更能檢正前述資料，對這項臺灣民族學史上最早發展的涉外關係的課題，激盪出更富理論意涵的見解」。臧振華（2002：127）亦指出：「蘭嶼與菲律賓巴丹島距離相近，而且居住在蘭嶼島上的雅美（達悟）人與居住在巴丹島上的伊巴丹人，無論在語言和若干文化特徵上，都有甚為相似之處，加上在雅美族部落的始祖傳說中，有涉及菲律賓巴丹島者，所以長久以來，語言學者、人類學者和考古學者大都認為兩者之間有密切的歷史關係」。由上可知，有關蘭嶼與巴丹族群類緣性的議題，確實是臺灣民族學史上最早被調查，且被確認與臺灣以外特定族群文化關係研究的重要指標。時至今日，蘭嶼

\*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研究典藏組助理研究員

<sup>1</sup> 此處「巴丹島」一詞，係泛指包含巴丹本島共十個島嶼之「巴丹群島」的總稱。文中若遇有群島中個別島嶼需分開稱之時，則使用各該島名稱加以區隔。

<sup>2</sup> 本文為反映目前現況，對蘭嶼島上居民的族稱，筆者於文中將採當地族人口語上的說法「Tao」。至於文中所引節錄文獻，為了忠於原著而繼續沿用「雅美」或「達悟」。因此，文中所出現之 Tao、雅美與達悟，所指涉者，皆為蘭嶼島上的同一族群，特此註明。

與巴丹兩地「族群」的血緣關係，族群接觸與遷徙路線，以及兩者文化類緣性關連程度等的討論，迄今仍是考古學、遺傳學、語言學、文化人類學等不同學域共同探究的焦點議題（見余光弘 2001；余光弘、董森永 1998；陳玉美 2001；財團法人臺灣原住民部落振興文教基金會 2002；黃智慧 2003；張懿仁 2004；臧振華 2002、2005；Bellwood & Dizon 2005；Benedek 1991；Hung 2008；Ross 2005 等）。



圖 1：由蘭嶼青青草原南端遠眺巴丹群島方向/南方海域可見小蘭嶼。

（楊政賢攝 2011.03.30）



圖 2：由巴丹 Itbayat 島 Santa Rosa 山上北望蘭嶼方向/北方海域可見巴丹北方四小島。

（楊政賢攝 2010.06.24）

總之，除了前述考古學等各個學門的研究論證之外，筆者認為，蘭嶼與巴丹歷史關係的釐清，或可借助於兩地口傳資料的比較研究與分析，進而掌握其族群遷徙的歷史、文化接觸的遺留、集體意識的投射，甚至是族群認同與族群運動的象徵依附等面向的理解。因此，本文將視蘭嶼-巴丹為一「區域研究」的學術命題與分析框架，擬從兩地神話傳說與口傳資料切入，並與考古學、民族誌等資料進行對話，期能建構兩地關係史的創新理解途徑，進而釐清兩地的歷史事實、族群關係及其文化類緣，以期讓 Tao 與 Ivatan 此一島、國之間的「族群」景觀，得以躍出停格的島嶼與國家界線，進而更清晰地呈現兩地跨境族群的歷史關係與文化體系。

## 二、兩地的考古發現與歷史關係

蘭嶼與巴丹兩地居民的歷史關係，隨著目前愈來愈多考古證據的發現，顯示兩地在史前時代可能早有往來，關係密切。1940 年代，蘭嶼在細繩紋陶被發現之前，日本學者鹿野忠雄即注意到蘭嶼的史前文化反映出菲律賓鐵器階段文化相的屬性，他甚至指出根據語言和口述歷史的證據，可以進一步探討蘭嶼和巴丹群島之間重要的文化連結。該族群古老的遷移路線可能是源自菲律賓群島，經由巴布漾群島和巴丹群島到蘭嶼，甚至延伸到臺灣（Sung W. H.1955：150）。這種推論亦見諸 Richard B. Stamps（1982）在蘭嶼 Lobusbussan 遺址的發掘：「這種甕棺葬是一種獨特的埋葬現象，尤其是蘭嶼也跟巴布漾島一樣都出現



所謂的雙甕棺葬，這似乎揭示了兩地之間文化的連續性。而如此的推論也呼應了諸如鮑克蘭、鹿野忠雄等學者所記錄有關『南方起源』的口述歷史之文本內容」（cf. Hung 2008：118）。

儘管，早期的考古推論、語言和口述歷史皆隱喻近代時期蘭嶼與南方巴丹群島等地高度的類緣關係。然而，隨著越來越多考古資料的發現，史前時代的蘭嶼與北方的臺灣，其可能的類緣關係亦不斷被提醒。陳玉美（2001：25-26）即以臺灣玉（閃玉）、板岩、玄武岩質的安山岩（西瓜石）、甕棺、玻璃珠、瑪瑙珠、屋頂型石鏟等考古遺留資料，大致將蘭嶼區域人的活動分成早、晚兩期：「早期的人的活動與臺灣本島的關係較為密切，而晚期的人的活動則與南方巴丹島與菲律賓地區的關係較為密切」。而徐韶謙（2008）在蘭嶼椰油村 Rusarsol 遺址的調查報告中，亦曾推論該遺址的遺物與現生 Tao 族群似乎無直接關係，但是陶甕棺文化的這群先民應該也是構成蘭嶼島歷史文化過程的一部分。此外，臧振華（2005）與 Peter Bellwood & Eusebio Dizon（2005）等亦引近年來的考古資料指出，蘭嶼島早自 4000 年以前的臺灣繩紋紅陶時代就開始有來自臺灣的文化，3000 多年以前的卑南文化人除了到蘭嶼和綠島外，也可能已到達巴丹群島等說法。

Hung Hsiao-chun（2008）試圖從區域考古的研究來說明新石器早期臺灣、綠島、蘭嶼、巴丹群島、巴布漾群島與呂宋此一人類活動區域，彼此之間的群族遷徙與文化整合現象。其中，針對巴丹群島考古的重要性，Hung 提出了以下幾點看法，包括點出巴丹群島可能是臺灣與呂宋島之間移民的跳板、巴丹群島曾出現東南亞玉器來源的作坊遺址，以及巴丹群島當地族群與蘭嶼的 Tao 族具有文化上和語言上的特殊類緣性等。P. Bellwood & E. Dizon（2005：33）亦指出巴丹群島最早的新石器時代聚落是在距今 4000 年以前由臺灣遷移而來，其後與臺灣密切的持續往來至少持續到距今 1300 年前，這些頻繁的互動包含了臺灣板岩和玉料的搬運、輸送（很可能是經由綠島及蘭嶼）到巴丹島及 Itbayat 島。因此，上述的研究結果，間接反駁了之前部分學者主張巴丹群島最早的史前居民是經呂宋島由南而來的說法。此外，Yoshiyuki Iizuka, Peter Bellwood, Hsiao-chun Hung & Eusebio Dizon（2005：108）則以菲律賓北部巴丹省 Itbayat 島 Anaro 遺址出土的玉器為例，進行其非破壞性礦物學研究，並與臺灣花蓮豐田地區之玉料進行綜合比較研究，發現該遺址出土玉器的玉料都來自於臺灣花蓮豐田地區。從上述的考古發現可知，臺灣、蘭嶼、巴丹群島與呂宋在史前時代維持著一定的物資流通與文化交流的網絡，互有往來。Hung（2008：135-137）的研究亦呼應上述 P. Bellwood & E. Dizon 的推論，指出西太平洋的黑潮（Kuroshio）儘管是由南往北的相反流向，但它並未抑制某些族群從北往南的遷移動能。整個史前階段，臺灣、綠島、蘭嶼、巴丹群島、巴布漾群島與呂宋等區域，族群的多向遷徙與文化的整合互動，可謂相當頻繁。

針對蘭嶼與巴丹島兩地的淵源關係，臧振華（2002：127）提出蘭嶼地下考古資料佐證兩者歷史淵源的重要性：「蘭嶼的雅美人都是從巴丹島遷移而來的嗎？何時來的？有無可能巴丹島的居民是來自蘭嶼？或者是，他們是否有共同的祖先，而這個共同祖先在哪裡？他們是在何時何地分開的？事實上，無論從比較兩地的語言和文化特徵，或把梳神話傳說，或甚而進行『尋根之旅』，似乎沒有辦法為這些問題找到一個比較清晰的答案。而保存在蘭嶼地下的考古資料，恐怕是有可能進一步釐清這個問題關鍵之所在」。由上可知，

臧振華對蘭嶼島上的人或文化都是來自巴丹群島的說法抱持保留態度。臧振華（2005：145）舉甕棺葬、陶器與石器的類緣關係等考古資料為例，說明蘭嶼史前文化中的臺灣類緣關係，他並進一步推測：「蘭嶼和巴丹島的史前居民至遲在三千年前可能共同來自於臺灣的東海岸。這些人群的全部或部分，有可能即是今日蘭嶼和巴丹島民的祖先」。總之，從考古證據發現，臺灣、蘭嶼、巴丹與呂宋之間人群流動的過程，可能並非單一路徑就能釐清的，詳細的情況應比想像中還要複雜許多，而蘭嶼目前六個部落的人群分佈現況，應該就是歷經多次移動的結果。

### 三、兩地的口傳資料與文化類緣

蘭嶼與巴丹兩地的歷史關係，除了考古發現的佐證之外，兩地跨境「族群」的交往接觸，是否也可從神話傳說與口述歷史裡，找到更多兩地的交往記憶與文化遺留？以下，將分別從兩地通婚與部落起源、蘭嶼島名與族群稱名、兩地海嘯與遷徙方向，以及兩地接觸與文化遺留等面向，舉例說明兩地口傳資料與文化類緣上的可能關係。

#### （一）兩地通婚與部落起源

徵諸歷史，一個族群如何論述其「起源地」的神話思維與集體記憶，經常是探討該族群起源的一個重要線索，它醞釀了該族群的起源意識，並在神話傳遞的論述過程中，漸次加深了族人們的部落意識與集體認同。以下，是兩則兩地互相「通婚」產生連結關係，幾經輾轉遷徙，最後定居在蘭嶼的故事文本：

椰油部落有個家庭，有位祖父叫孫子，吩咐他到海邊搖點海水來，孫子到了海邊搖了一些海水，卻發現有個漂流的箱子，在岸被浪擊打，於是孫子就跑去看看究竟，卻發現箱子裡有位少女和一個搖籃，--。父親問少女說，妳是那裡來的，為什麼乘著箱子漂流到蘭嶼。這少女回答說，**我是巴丹島的人**<sup>3</sup>，我的母親死去了，只有我和父親生活在一起，可是我們巴丹島鬧饑荒，沒有飯吃，我的父親養不起我，就把我放在木箱子裡，然後把我丟到海裏，說：我的女兒啊？如果能活著的話，願妳漂流到蘭嶼島，--，天神聽了我的祈禱，所以能漂流到蘭嶼島上。--。父親與家人聽這少女這麼一說，都感動的流下眼淚，父親又問這少女，妳是否願意嫁給我的兒子？少女說，我願意，可是我要嫁給誰呢？**父親說妳要嫁給檢到妳，帶妳回來的這位男孩**，於是**他們兩就結為夫妻**，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幾年之後，他們夫婦生了幾個孩子，因為他們生了很多的孩子，所以**成為多宗族的祖先**（余光弘、董森永 1998：35-9）。<sup>4</sup>

<sup>3</sup> 此段文字之黑體及底線並非原文所加，此係筆者標示閱讀重點而為，特此說明，以下亦同。

<sup>4</sup> 此則椰油部落始祖傳說口傳文本，類似的內容亦可參見劉斌雄（1980：114-9）。

Ivalino 部落是 Simian Voang 與其同伴一行六人從 Ivatan 來此。**Simian Voang 娶了蘭嶼的女子，一起回巴丹島**。其妻為蘭嶼 Jimasik 部落——即紅頭部落之寡婦，有二子，名 Si-Manoyo 與 Si-Matud。Sinan Manoyo 隨其夫 Simian Voang 返回巴丹島，並育有二子—Si-Girimut 與 Si-Garacidan。之後，因巴丹島飢荒，在妻子 Sinan Manoyo 建議之下，全家一起回到蘭嶼。——後來被砍斷的馬鞍藤枯死了之後，**他們就搬了家來到了這個地方定居，從此他們就再也沒有搬出去了**。這個馬鞍藤的 Tao 語名稱叫做 Ivalino，所以**別部落的人都稱野銀部落為 Ivalino**。目前，野銀部落共有 Sira no Ranom、Sira no Ilaod、Sira no Zawang 及 Sira no Sokdan noili 等四個家族（余光弘、董森永 1998：39-47）。

上述文本，可以發現其部落的建立皆與巴丹島有關，也都是藉由兩地族人通婚的發展模式（「巴丹男與蘭嶼女」或「巴丹女與蘭嶼男」），跨越島嶼，連結族群，進而發展兩島之間的歷史關係，這也呼應了部份蘭嶼先民可能源自巴丹島的口傳論述內涵。

此外，移川子之藏認為從不同部落的口傳文本來推測，昔時島上的其他部落也曾經與南方的巴丹島有往來情事，也許野銀社和巴丹島的關係，因為能夠數到十四代以前來自巴丹島的祖先，可以認為是比較晚近的年代才斷絕的。此外，移川當時在蘭嶼的田野中，亦記錄了一則椰油部落耆老論及 Iwatas<sup>5</sup>的傳說：

Iwatas 原來和南方的 Ibatan (Ibatas?) 島有關係，所以變成部落名。把英雄 Magamaok 帶走者，也是 Ikubarat (Itbayat) 島的人。現在部落內還有人能夠講述十多年前伊巴雅島人漂流到紅頭嶼的全部故事。（移川子之藏 2005 [1931]：17）。

上述文本所提及之 Iwatas 係蘭嶼昔時的一個舊部落，位於椰油溪東側緩坡，與目前的椰油部落互為同一個「生態窩」的雙部落，共享同一個鄰近的大環境生態資源（關華山 2008：262-6）。後因霍亂流行、山崩及火災等因素，以致人口頓減，部落約於 1936 年無人居住，步入消失（余光弘、董森永 1998：49）。從中，我們可以得知，昔時蘭嶼與南方島群的交往互動，並不僅侷限於單一部落，而應該是各部落皆有參與且各自分頭接觸的景況。

## （二）蘭嶼島名與族群稱名

James J. Fox (1977：91) 曾指出南島語族的起源傳說中除了系譜外，還要注意地誌譜 (topogeny)，也就是祖先、開基社群 (origin group) 或某項事物長途遷徙跋涉的旅程（引自胡正恆、余光弘 2007：185）。因此，藉由針對蘭嶼島名與族群稱名的自我論述與他者指稱的探討，或能幫助我們更加釐清兩地之間的遷徙方向與路徑。在蘭嶼島名方面，Tao 族人傳統上稱呼自己所在的島嶼為 *Pongso*、*Pongso no tao*，意為「島」、「人之島」。此外，

<sup>5</sup> 筆者 2008 年於 Itbayat 島的田野工作，亦聽聞當地的報導人表示 *Iwatas* 是島上以前一個舊聚落的地名，目前已無人居住，此與蘭嶼的 *Iwatas* 舊部落是否有所關連性，仍需進一步的考證。



蘭嶼另有一在地稱呼為 *Mahataw*<sup>6</sup>，意為「漂浮在海上」（胡正恆 2010：24）。日本學者移川子之藏曾提及部分蘭嶼島民指稱南方的島群叫做 *Ditarum*，*Dimaburis*，*Dibaraban*，*Dimarabanga*，*Dikubarat*，*Dibatan* 等等其中 *Dibatan* 島比較大，*Dikubarat* 比較小。*Dimarabanga-Ponso*（白色的島）是亡靈永居之島，人死後個別的靈魂（*paghat*）飛向這個遙遠的小島。根據語言學者森口恆一的說明，字首的“i”或“Di”代表位置（或島的位置），例如 Itbayat 島的住民蘭嶼叫做 *Di-Hami*（北方之島）；又如 *Dibatan* 島的住民把蘭嶼叫做 *I-Hami* 或 *I'Ami*，這是西元 1897 年鳥居龍藏率前往調查時，把島上住民命名為 *Yami* 族（雅美族）的原由。*I'Ami* 與 *Yami* 音同，同樣是「北方之島」的意思。蘭嶼是巴丹文化圈的極北，南方各島嶼上缺乏飲用水和沙濱，但是蘭嶼得天獨厚有很多小溪，海岸多沙濱，少斷崖，是這些群島中最理想的居住地（移川子之藏著 2005〔1931〕：12-3）。此外，移川子之藏針對蘭嶼 *Yami* 一詞，亦曾提出他的見解：「即使是在與蘭嶼雅美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的菲律賓賓巴丹島方面，*ami* 看來也是北之意，且在巴丹群島的北端有 *y'ami* 島（北之島）。蘭嶼的種族名雅美也非自稱，而是北島 *y'ami*（*i-ami*）之意的轉音」（移川子之藏 1993〔1940〕：503）。從上可知，蘭嶼 Tao 人除了稱呼自己所在的島嶼為 *Pongso*、*Pongso no tao*、*Mahataw* 之外，另有諸如 *Di-Hami*、*I-Hami* 或 *I'Ami* 等意指北方之島的自稱，或者是來自巴丹島人的相對指稱。

另一方面，蘭嶼當地島民自稱為 *Tao*、*Tao do Pongso*，意指「人」、「島上的人」。此外，則另有諸如 *Teirala*<sup>7</sup>（夏曼·賈巴度 1997：44）、*Irala*（Benedek 1991：13；陳玉美 2001：60）或 *Irara*（胡正恆 2008：200；翁瑜敏 1998：55）等 Tao 人的自稱，或巴丹島 Ivatan 人的相對指稱。關於 *Teirala*、*Irala* 或 *Irara* 等詞語意的由來，根據李壬癸（1997：27-8）的考證是源自南島民族一個史前時代的慣用語，亦即南島民族普遍慣用的一組相對方向的語詞：向海（PAN\*laHud）與向陸（或「高地」PAN\*Daya）。Benedek（1991：13）亦指出 *Irala* 與 *Ilawod* 為一組相對的概念詞，*Irala* 意指「陸地」，*Ilawod* 則有「海外」之意。對此，陳玉美（2008：452）則進一步指出：「在蘭嶼 *Ilawod* 一詞過去被用來指稱巴丹島，亦指海外、異域，現在亦指臺灣本島。以蘭嶼島為單位時，*ilaod* 是往海的方向，也是指南方、前方的意思；*ilala* 是往陸上，往山的方向，也是指與南方相反的方向（北方）、後面、蘭嶼的意思」。翁瑜敏（1998：55）依島民的訪談資料說明：「『伊拉拉（*Irara*）』是伊巴丹人對蘭嶼雅美人的稱呼，意思是『北方的人』，傳說這群人為了逃避西班牙人的迫害，移去北方的蘭嶼，也有另一種說法是因颱風漂流到蘭嶼」。因此，*Teirala*、*Irala* 或 *Irara* 的語意，似乎隱喻著 Tao 來自南方原鄉（巴丹島）的集體記憶，在絕對的海洋座標與彼此相對的方位上，蘭嶼自然成了一個位居北方（巴丹島的上方、北方）的島嶼。因此，蘭嶼的現生島民

<sup>6</sup> 根據筆者 2007 年的田野資料，*Mahataw* 一詞的巴丹語意與蘭嶼相同，亦用於指稱「漂浮在海上」、「海中的島嶼」等意。現今巴丹島上仍有一市鎮名為 *Mahatao*，該市鎮的命名即因其部落海域魚群豐富，魚汛期間，經常可見成群漁夫漂浮在海上，以傳統 *Matao*（海上浮釣）技法釣捕飛魚與鬼頭刀等洄游魚群的盛況，因而得名。*Mahatao* 部落境內東岸的 *Diura* 漁村，是島上目前唯一僅存，每年仍會依歲時舉行招魚祭儀式的聚落。蘭嶼島 *Mahataw* 的自稱與巴丹島 *Mahatao* 市鎮的地名，兩者的歷史或族群遷徙是否有所關連，仍需進一步的考證。

<sup>7</sup> *Teirala* 在 Tao 語意的方向名稱上，係指北方之意（董森永 1997：156）。

除了 *Tao*、*Tao do pongso* 之自我認同的族稱之外，另有諸如 *Teirala*、*Irala*、*Tao do Teirala* 等意指北方人、北方之人之族群自稱，或來自巴丹島人的相對指稱。

### (三) 兩地海嘯與遷徙方向

根據筆者的田野訪談資料，巴丹群島當地人對於蘭嶼與巴丹的歷史，以及兩地居民是否屬同一族群等議題的認知，似乎仍存有極大的差異性認知與論述。其中，巴丹群島內不同島嶼居民本身即有不同的論述說法，例如：Batan 本島居民認為蘭嶼人是近代從北方的 Itbayat 島遷過去的，但部份 Itbayat 島卻認為蘭嶼人是更早時期就從 Batan 島離開，輾轉落腳在蘭嶼的一群人。甚至，連同一島嶼亦有島內的差異論述，例如：有 Batan 島部分居民即依據自己家族的口傳故事，認定蘭嶼人僅是 Batan 島其中一個部落的後裔，有人說是現今的 *Mahatao* 部落，有人則認為是 *Diura* 漁村或 *Mabya* 部落等。以下，是一則 *Mabya* 舊部落族人往蘭嶼遷徙的口述歷史：

巴丹島 *Ivana* 往 *Uyugan* 的路上，有一個傳說中被海嘯沖毀的舊聚落 *Mabya*<sup>8</sup>。我小時候聽老人講過，*Mabya* 原本是一個大部落，後來遇到海嘯被沖毀，大部分人都死了，當時倖存的人後來放棄了該部落，剩下的人就遷往北方的 *Teyrala*<sup>9</sup> 去了 -- (巴丹島報導人 L. M. H. 2008)。

此外，另有一則提及 *Sonsong* 舊部落的口傳文本：

*Mahatao* 部落南方以前有個 *Sonsong* 舊部落，很久以前被一次大海嘯沖走了，之後族人紛紛往外遷徙。我小時候就聽我祖父講過，那時候的人往外遷徙的地點有三個，就是往北方的 *Teyrala* 島、往南方 *Babuyan* 群島的 *Kalayan* 島，以及更南邊的 *Mindanao* -- (巴丹島報導人 M. K. L. 2008)。

總之，從上述兩則巴丹島舊部落遷徙的口述中，我們可以發現部分 Ivatan 人在歷經大海嘯災難的肆虐之後，皆選擇了往北方的 *Teyrala* 島（蘭嶼）逃難，藉以尋求族群的庇護與生存的空間。因此，從巴丹島這一條自「南」往「北」到蘭嶼的族群遷徙路線，似可和蘭嶼 *Tao* 流傳其祖先來自「南方」巴丹島的口述歷史情結，南北呼應、異地吻合。

另一方面，劉斌雄（1980）舉漁人社的始祖傳說為例，提及當時海嘯肆虐蘭嶼島的種種災難情節，當時漁人社祖先在洪水退去之後，選擇「下山」，並繼續留在該島求生存的此種面對海嘯災難的後續適應模式，與上述文本巴丹島人遇有海嘯後選擇「離島」，然後遷徙他島而去的情事，不逕相同。筆者認為，蘭嶼與巴丹面對海嘯後續的不同處置模式，可能與兩地所在的地理區位、族群的集體記憶有關。因為，就蘭嶼巴丹文化生活圈而言，蘭嶼已是此圈分布最北的島嶼，且或許在族人遷入蘭嶼之前，那些曾在原居地發生過的海嘯

<sup>8</sup> *Mabya* 巴丹語意指「沖走不見了」，同蘭嶼 *Tao* 語意。

<sup>9</sup> *Teyrala* 巴丹語意指「北方」，用於指涉相對在北方的蘭嶼島。



災難記憶仍未消逝殆盡，也因此，已遷入蘭嶼的島民，對再次遷徙他島的意願與行動，往往會有更謹慎評估的舉措，也就不難理解了。反之，巴丹島位居這些島嶼之中，諸島環俟，每當遇有海嘯災難之後的安置時，可供選擇他遷的島嶼，相對位居極北、已無可選擇的蘭嶼而言，在逃難遷徙的島嶼方位上，自然有更多不同的選擇。

#### (四) 兩地接觸與文化遺留

劉斌雄（1980：112）探討蘭嶼始祖傳說時曾指出：「雅美族的文化顯然是多元性的，部落間有顯著的差異。因此，部落間不同的文化因素之借貸乃至傳播，時時刻刻的在進行」。浦忠成（2007：208）亦從神話分析的角度指出蘭嶼巴丹兩地隱含的文化類緣關係：「在達悟人的神話觀念中，對於空間包括天上、地下、地上及四方的觀念都各有其特殊的認知，--，南方最大的意義在於它是飛魚來自的地方，並且與達悟人記憶中具文化血緣親屬的巴丹有關」。此外，余光弘、董森永（1998：91）曾描述巴丹島巨人Si-Vakag的傳奇故事，以及漁人部落Si-Mangangavang父子合作建造一艘16人座的大船，航行到菲律賓巴丹島交易的家族故事。Si-Mangangavang和他的船員和巴丹島人維持長期的生意往來，蘭嶼人也因此與巴丹島人建立了情感，相知相惜，後來甚至成為好朋友。當時，兩地的交易過程中，蘭嶼Tao人即經常以豐富的飛魚與鬼頭刀等魚貨與巴丹島Ivatan人交換黃金。對此，夏曼·藍波安（2003：59）認為巴丹島巨人Si-Vakag的傳奇故事，一方面可以看到Tao族人得到珍貴黃金作為誇富物證的隱喻；另一方面，亦可從中理解Tao人「因為航海到南方，釣鬼頭刀魚致富的英雄事蹟」之歷史過程。

##### 1. 物質文化與文化採借

就物質文化而言，蘭嶼目前仍有一些可能是採借自巴丹島的文化遺留。Inez de Beauclair（1969）曾指出蘭嶼的Tao族人是臺灣唯一具有金銀工藝的原住民族群，他們從其南方的巴丹島，獲得些許黃金以及製造銀盃的技術。黃金（圖4）在雅美的社會裏，巫師用來作為法物替病人治病，在農業祭儀上祭司用來求豐，而在社會事件的處理上可作為贖罪的賠償品。銀盃（圖5）則是由打薄的銀片採用圈繞法，圈間以銅絲固定而成圓錐形所製成的男用繭型銀飾。黃金與銀盃這兩項蘭嶼社會重要的財產象徵與儀式物件，據說都是來自南方巴丹島的寶物與技術。余光弘（2004：40）則表示蘭嶼往昔曾與菲律賓的巴丹群島維持某種程度的來往及交易，巴丹島很可能是雅美人擁有的金銀及玻璃珠、牛皮甲（圖6）的主要供應者。此外，余光弘、董森永（1998：91-96）提及包括有針鉤*ayos*、巴丹山藥*ovi no dehdah*、牛皮甲、巴丹刀等相傳來自巴丹島的物資<sup>10</sup>。其中，漁人部落的Tao族人相傳曾在海上接受過巴丹島人所贈送的針鉤*ayos*，此種針鉤可讓釣起的魚體保持活著，後來也因此改善了Tao族人釣飛魚與鬼頭刀的工具與技術。傳統習俗方面，漁人部落的*Sira do Kawan*家族，迄今仍保留一種「飛魚四刀切法」，相傳這也是習自巴丹島人的風俗習慣之一。再者，劉其偉（1996：265）根據記載舉瑪瑙*agate*（圖7）為例，認為它在Tao族人眼裡被視為最名貴的飾

<sup>10</sup> 隨著近年來兩地交流頻繁，目前蘭嶼島上亦可見巴丹島地瓜（*Wakai no Ivatan*）的普遍種植。

品之一，通常在女兒出嫁時，母親會以瑪瑙傳給女兒，此一習俗亦和菲律賓北方的巴丹島極為相似。



圖 4：黃金。蘭嶼不產金，黃金原料及工藝技術，相傳來自巴丹島，黃金是蘭嶼社會重要的財產象徵與儀式器物。  
(楊政賢攝 2004.09.09)



圖 5：銀盔。蘭嶼不產銀，部分銀的原料及工藝技術，相傳來自巴丹島，銀盔是蘭嶼社會重要的儀式器物。  
(楊政賢攝 2004.09.09)



圖 6：牛皮甲。

相傳是 Tao 前往巴丹島主要交易品之一，此件標本為國立臺灣博物館藏品。  
(資料來源/臺北縣立十三行博物館編 2010：37)



圖 7：瑪瑙。Tao 視瑪瑙為最名貴的飾品之一，有時用於女兒出嫁時。  
(楊政賢攝 2010.06.16)

此外，關華山（2008：254）指出：「在生產技術上，畜養豬、羊、雞應也是來自巴丹，因雅美老人的地理意象圖蘭嶼之後有雞島、羊島、豬島。種植小米（圖8）、水芋（圖9）、捕魚亦是如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豬、羊、小米為『超凡界』的供品與犧牲，與日常飲食的主食飛魚、水芋有別」。其中，有關豬、羊、雞來源的議題，劉斌雄（1980：139）舉漁人社的始祖傳說為例，說明這些島民重要的民生及儀式用物資，皆是根源於天神 *tar'ak* 的施捨創生。另，陳敏慧（1987：153-6）則以「石（竹）人祖孫之間的故事」文本為例，說明不同文本皆視豬 *koyis*、羊 *kagling* 與雞 *manok* 為應給予積極「命名」的對象。因為，命名 *ngaranan* 的雅美語之意亦是稱讚。命名是一種喜悅、稱讚，因而要傳頌這些命名的故事。也

因此，豬、羊與雞這三種家畜至今仍是雅美族舉行落成禮的主要祭品，就蘭嶼島民的食物供應、社會網絡與儀式需求而言，其角色扮演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圖 8：小米。小米為 Tao 重要儀式性作物，採收時必須盛裝並遵守相關禁忌。

(楊政賢攝 2004.06.09)



圖 9：水芋。水芋為 Tao 傳統重要的作物之一。

(楊政賢攝 2010.06.16)

## 2. 奇人軼事與黃金交易

有關兩地交往的奇人軼事方面，夏本·奇伯愛雅（1999：96）提到一則與巴丹島相關的口傳故事〈羊頭仙人<sup>11</sup>智退怪物〉，其文本摘要如下：

大約七百年以前，紅頭部落一個名叫西米那如所島法愛的老人家，認養了一個在山上找到的仙人。這位羊頭仙人走遍了蘭嶼島，醫治雅美人的病及其他種種奇事，於是名聲遠播到南洋各個小島。後來，巴丹島Tkbalat的人，由於常常被海底怪物侵害、吃掉，又有海盜常登陸抓人或殺他們，尤其是女人，巴丹島的人覺得再這樣繼續下去，家鄉就沒有女人了！於是，**他們帶著一大片的黃金來到蘭嶼商借羊頭仙人前往巴丹島幫忙對付怪物與海盜**，結果真的幫巴丹島人的生活恢復了安定。後來，巴丹島的人沒有依約定把羊頭仙人送回蘭嶼，之後也沒有人知道羊頭仙人的去向了。

此則文本所提及「羊頭仙人」的形象，筆者認為，是一種將「羊」擬人化的文化演繹表現。因為，羊隻對Tao而言是一種高貴和財富的象徵。傳統主屋宗柱上即刻有羊角的標記徽號（見圖10），甚至傳統屋舍或現代建築亦經常可見羊角仙人藝品的擺設或裝飾（見圖11）。這些羊角飾品可視為是羊角仙人神話具體「體現」的一種物質形式，除了是象徵家庭財富外，有時亦用於儀式，兼具撫靈的作用，例如當家人生病時，Tao人認為可將羊角置於芋葉，放在屋外贈與惡靈，請其從病者身上離去等。另，根據蘭嶼報導人Sn-M.V.的說法，羊角仙人亦與一則「孕婦生產」的口傳息息相關：「古時，Tao的婦女生產都是用竹片直接剖腹來取子，婦女經常痛苦難耐，嬰兒的夭折率也很高，因此婦女們都很害怕並抗拒生產這件事。後來，有一對夫婦（妻已懷有身孕）在山上無意中看到了山羊自然分娩產子的情形，就學起山羊也一樣跪著生產，生產過程因而非常順利平安。從此，Tao人就不再採用剖腹生產，並從中得到如何安全生產的啟示。一直到現在，有些人家裡還有擺設這種有人頭

<sup>11</sup> 此文本所提「羊頭仙人」，根據筆者蘭嶼報導人表示，有時亦可稱為「羊角仙人」。



裝飾的羊角來祈福」。從上可知，一如夏本·奇伯愛雅〈羊頭仙人智退怪物〉文本所提「這位羊頭仙人走遍了蘭嶼島，醫治雅美人的病及其他種種奇事」，Tao學習自山羊分婉的啟示，在當時亦被視為是解決族人生產焦慮的啟蒙施恩者。或許正因為如此，族人為了紀念祂，於是在傳統屋舍裡擺設羊角仙人的飾品，或者在現代建築外觀上亦會裝飾羊角仙人，一方面可以彰顯羊隻所隱含的財富象徵；另一方面，亦藉此禳災祈福，以求平安。



圖 10：蘭嶼傳統主屋宗柱上刻有「羊角」之符號標記。（照片來源：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館藏品/數位影像圖錄）



圖 11：蘭嶼現代水泥房屋上的羊角仙人裝飾/報導人表示此類裝飾係傳統主屋宗柱「羊角」標記之延伸應用。

（楊政賢攝 2010.08.05）

此外，夏曼·藍波安（1992：99-105）則提及一則〈會摔角的石頭〉口傳文本，其故事提及一位來自菲律賓巴丹島的異鄉富商，情節如下：

紅頭部落很久以前有一位名叫Si Zivo的人，山上砍柴，看到兩個堅硬光澤怪的石頭在摔角，於是就把它們帶回家裡工作房收藏賞樂，後來吸引了全部落的人都來觀看。消息傳出後，後來，有位Si Zivo菲律賓巴丹島的朋友來拜訪他，他那位巴丹島的朋友問：「你肯把這對石頭出售給我們嗎？」Si Zivo回說：「我捨不得賣給你們。」後來，**巴丹島的朋友再次來訪，並且帶了一塊大黃金來交換**，Si Zivo便接受此條件。因此，那對會摔角的堅硬石頭就在菲律賓巴丹島了。蘭嶼人後來則將換來的黃金打製成目前族人所佩戴的同心結黃金項鍊，Si Zivo後來甚至為這對石頭作了兩首歌頌的歌。

從上述兩則論及巴丹島奇人軼事的口傳來，我們可以發現蘭嶼與巴丹兩地互通有無、彼此依存的歷史關係。〈羊頭仙人智退怪物〉中提及巴丹島遇有海底怪物與海盜騷擾時，選擇的竟是求助於位居相對遙遠的蘭嶼。另一方面，〈會摔角的石頭〉則顯示出蘭嶼人並不吝於以稀少物資（例如：會摔角的石頭）與巴丹島人交易，以期最終能換得黃金此類珍貴物品。筆者認為，由於黃金自古以來都是讓蘭嶼人願意與巴丹島人保持良好交易關係的重要誘因。因此，上述這兩則口傳文本的論述，似乎反應出另一種「反向」操作鋪陳的模式。因為，昔時大都是蘭嶼人為了換得黃金有求於巴丹島人，如今這兩則口傳內容裡供需協商的角色卻倒過來，反而是巴丹島人為了「對付怪物與海盜」與「蒐藏會摔角的石

頭」等需要，積極地「反向」求助於蘭嶼人。其中，比較耐人尋味的一點是，儘管這兩次皆是巴丹島人有求於蘭嶼人，過程也幾經波折與不斷協商，但對蘭嶼人而言，其所獲得的最終結果卻都一樣，也就是蘭嶼人獲取得了終日心之所繫的珍貴物資--黃金。若從社會心理的角度來解讀，這是否為蘭嶼人自卑心態使然？意謂著蘭嶼人為了減輕長期有求於巴丹島人的心理焦慮，進而巧妙編造出另一種「反向」論述操作的口傳文本？或許，藉由此類口傳文本的論述與傳遞，蘭嶼人希望可以翻轉自身過去居於劣勢的協商關係，擺脫自身島嶼缺乏諸如黃金此類珍貴物資的窘境，進而療癒長期以來與巴丹島人交易談判時，所留下的協商壓力與心理焦慮。

### 3. 民間古謠與拍手歌會

夏本·奇伯愛雅（1996：204-9、242-3）共記錄了四首流傳於蘭嶼有關巴丹島的民間古謠，分別為紅頭部落兩首同名的〈分手〉、〈踏上異地〉與漁人部落的〈海上交易〉。此四首蘭嶼民間古謠中，兩首〈分手〉與〈海上交易〉主要提及 Tao 與 Ivatan 人在海上相遇，之後衍生朋友情誼，並分享釣鬼頭刀魚的知識技能與豐收榮耀，最後則透露出彼此必須各自南北返回自己島嶼的無奈與離別情愫。而〈踏上異地〉此首古謠，則是描述一位婦女自蘭嶼重返巴丹島原鄉的離別傷感與近鄉情怯，歌詞大意如下：「請妳不要回頭探望那遠離的孩子們，眼前所看到的一座青山，是我們的家鄉<sup>12</sup>，也是我們的目的地，家鄉的人多，非常熱鬧。」總之，昔時蘭嶼 Tao 與巴丹島 Ivatan 彼此男女通婚、海上交易、文化交流等歷史關係的事實，在沒有文字記錄的過去年代裡，則是藉由歌謠的傳遞機制，流傳於蘭嶼 Tao 社會的口述歷史與集體記憶裡。

此外，從歷史文獻或訪談資料中（見尹建中 1994：356，余光弘、董森永 1998：94-6），亦可發現蘭嶼拍手歌會 *mikarayag*（見圖 12-13）與巴丹島的歷史淵源關係。甚至，引發兩地交往中斷的導因，相傳即是一場 Tao 人在巴丹島的拍手歌會所引發的。此外，根據 Beauclair 於 1950 年代在漁人村所蒐集到的口述神話傳說，蘭嶼傳統工作房落成，或平常夏日夜晚眾人齊聚一室的拍手歌會 *mikarayag* 也曾出現在與巴丹島往來的歷史記憶裡。兩地中斷交往的事件所發生的時間可能是在 17 世紀中葉。在巴丹島上，女人們為了歡迎從蘭嶼過去的 80 名達悟男人，而有拍手歌會的舉行「--Ibatan 的女人們歡迎訪客，而在夜晚，她們與他們聚集在一起並歌唱 *mikariak*，屬於男人與女人的歌唱，以拍手伴奏--」（Beauclair 1959，引自呂鈺秀、郭健平 2007：19-20）。因此，從上可知，拍手歌會可能是早期 Tao 南向航海貿易時所引入的新文化元素，隱含著與巴丹島有所連結的歷史關係。

蘭嶼朗島部落丁字褲文史工作室的負責人夏曼·夫阿原對傳承迄今的蘭嶼拍手歌會，曾以下的詮釋說明：

Tao 族拍手歌會只有在整個捕撈的季節結束的六月份，一直到九月（有時候會延長到十一月）這段期間的夜晚舉行。Tao 族的拍手歌會有很多傳說，有的人說是跟半人半鬼學得，有的人傳說是說到菲律賓有一個比較好的海上貿易的時候才有的一個歡樂的活動。然而，拍手歌會的歌詞我們常常不認為是上

<sup>12</sup> 意指菲律賓巴丹島。

流、高尚的。一般我們舉行的地方是在高屋，拍歌會在 Tao 久遠的歷史裡頭是表達男女追求、彼此喜歡的一個場所，他們放下整個在捕撈季節的勞動過程之後，為了要舒坦自己，大海的壓力，在勞動過程所累積的壓力，透過拍手歌會紓解，--，拍手歌會我們會唱，我們不是為了歌唱而唱，**Tao 人的歌唱的形式是，在重建一個現場、重建一個勞動的現場、重建一個歷史的現場，重建一個曾經發生過的事情。**Tao 人其實把音律、把歌的旋律當成是次要的，反而重視你的歌詞的內容是什麼，你在講什麼、你在說什麼，--。**Tao 人唱歌不是為了唱歌而唱歌，對我們來說歌詞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拍手歌會有很多特別的意思在裡面，有很多意義在裡面，會聽的人會感動，那不會聽的從旋律去揣摩 Tao 人的文化世界（丁字褲文史工作室 2010）。

此外，從部落耆老吟唱拍手歌會的詞意中，我們亦可以找到族人指涉拍手歌會，可能源自巴丹島的說法：

拍手歌會有很多說法，有人說是從蘭嶼的石洞裡面的瀑布，從紅頭的深山，**和我們有關係的巴丹這個地方**，其實比較多的人是說來唱我們的旋律漂浮不定，讓他們跟不上，其實就是在**取笑巴丹人他們不會唱拍手歌會**，--。我們沒有文獻可以考察這件事情，這個歌是說我們蘭嶼人很會唱的，而你們菲律賓人、**巴丹人的族群不會唱**，意思是讓旋律漂浮不定，讓他們跟不上我們的節拍」（同上引）。

從上，我們可以探見 Tao 族人，隱隱約約仍記得取笑巴丹人不會唱拍手歌會的光景。這也是昔時兩地往返貿易，閒暇之餘，藉由拍手歌會彼此較勁，進行聯誼歡樂的另一種族群關係的互動場域。



圖 12：2010 年拍手歌會 *mikarayag*。相傳引發兩地中斷交往的最後一場宴會，即是在巴丹島的一個拍手歌會。

（彭永松攝 2010/ 林建享提供）



圖 13：2010 年拍手歌會 *mikarayag*。屬於男人與女人的歌唱，以拍手伴奏。就歌詞而言，拍手歌會通常較不高尚。

（彭永松攝 2010/ 林建享提供）



綜上所述，兩地接觸的文化遺留，就位居相對在北的蘭嶼 Tao 而言，「南方」意象所指涉的是巴丹島、Ivatan、飛魚與鬼頭刀、黃金、銀、瑪瑙、針鉤、巴丹山藥、牛皮甲、巴丹刀、飛魚四刀切法、民間古謠、拍首歌會、豬、羊、雞、小米、水芋等具體的物質文化與文化內涵，及其背後所隱含象徵的社會文化價值。這些來自巴丹島的文化遺留，一方面記錄了昔時兩地海上交易的歷史關係，以及兩地物資流通與文化採借的族群集體記憶；另一方面，這些文化遺留也是 Tao 遷徙至蘭嶼，落地生根，提供其進行「在地化」發展過程中，非常重要的生計物資與文化資產。

## 四、兩地的交往中斷與發展殊異

蘭嶼與巴丹兩地基於史前考古證據，以及兩地口傳資料具有高度文化類緣關係的揭露，在在說明了兩地從史前時代到口傳時代續有往來，關係密切。至於兩地交往中斷的可能原因為何？兩地文化發展又有哪些根本的殊異之處？以下，將分別從兩地男人的爭風吃醋、不當交易、客觀環境的制約等面向，舉例說明兩地交往中斷的可能原因，並探討兩地諸如生態環境、社會結構、文化採借、相對方位，以及創世神話的創新等造成文化發展殊異的因素。

### (一) 兩地的交往中斷

根據部分口傳資料（見 Beauclair 1959，余光弘、董森永 1998 等），蘭嶼與巴丹兩地的交往中斷約發生三百多年前，雙方因積怨已久，最後爆發一次流血衝突事件，該事件導致多人死傷，並因此中斷了正式的交往。

#### 1. 衝突事件的概況

余光弘、董森永（1998：94-6）根據漁人部落的口傳文本，採錄了造成蘭嶼與巴丹的衝突事件，故事的主角是 Siapen Miturid，故事的情節大致如下：

Siapen Miturid 與前來蘭嶼拜訪的巴丹島人 Si-Vakag 成為好友，之後受邀，於是招募了八十個 Tao 人一起回訪巴丹島。巴丹島的婦女很喜歡這些 Tao 男人及他們帶去巴丹島的香蕉樹、大竹等，晚上她們會和來自蘭嶼的訪客一起唱歌跳舞。在歷經了幾次往返巴丹島作客之後，由於蘭嶼 Tao 人在抓牛、獵鯊、摔角等各個場合的競賽都領先，引起巴丹男人的氣憤，他們更感不快的是 Tao 人更能討得巴丹婦女的歡心。於是巴丹人與蘭嶼人相約，從此以後停止來往。過了一段時間，由於蘭嶼的 Siapen Miturid 發現他的兒子 Si-Ripo 沒有牛皮甲，於是他決定再度啟航到巴丹島為子購甲。在這一次的交易往來中，由於雙方先前的誤解，積怨日深，以致 Tao 人停泊在巴丹島岸邊的船隻後來被 Ivatan 人打碎，進而爆發大戰。Siapen Miturid 殺死巴丹島的 Si-Vakag 及五個 Ivatan 人，他卻被一孩童從後攻擊並刺中臀部。Siapen Miturid 退入一山洞中，其後死於洞內；Ivatan 人發現他的屍體時，從屍身飛出六隻黃蜂，六個 Ivatan 人被蜂螫死。戰鬥中有四十個 Tao 人被殺，其他

人則逃到山上暫避，最後能夠奪船逃歸蘭嶼的僅有 Si-Ripo<sup>13</sup>與 Si-Nipog<sup>14</sup>兩人。後來 Si-Ripo 曾計畫再往巴丹買甲，其父托夢並進一步掀起巨浪阻擋他的南行。<sup>15</sup>

針對上述的口傳文本，Beauclair 曾引述 1802 年駐巴丹島的西班牙神父 Fr. Francisco de Paula 的一份信函文獻，該文獻曾記載蘭嶼人前來巴丹島，後來與島民起衝突不歡而散的故事情節：

Itbayat 島北邊的 Diami 島的居民與巴丹群島的居民屬同文同種。很久以前，兩地互有往來。自從有一次巴丹島人殺盡一艘 Diami 來的小船 (*tataya*) 的成員，只有一人僥倖逃走<sup>16</sup>。從此，兩地的來往就中斷——

陳玉美認為該文獻中所提及的事件，應該就是漁人部落 Siapen Mitozid 的口傳故事，西班牙神父的這份文獻，正好提供了一個來自巴丹島觀點的論述版本 (Beauclair 1959: 123-4, 引自陳玉美 2001: 123-4)。

## 2. 交往中斷的可能歸因

針對蘭嶼與巴丹兩地交往中斷的可能原因，筆者約略歸納出「兩地男人的爭風吃醋」、「不當交易」與「客觀環境的制約」等可能因素，分別說明如下：

### (1) 兩地男人的爭風吃醋

有關蘭嶼與巴丹中斷交往的衝突事件情節，筆者從蘭嶼漁人部落的一位報導人口中，採集到一則蘭嶼人在巴丹島有私生子的文本：

當時，我們蘭嶼的祖先從巴丹群島的 Sabtang 島到 Ivuhos 島，後來在 Batan 島被殺。據蘭嶼人的說法，蘭嶼人與巴丹人彼此的關係本來很友好，甚至會與來訪的蘭嶼人一起在山上玩滾石頭的遊戲。但蘭嶼人最後一次去巴丹時，發現巴丹人把岸邊的石頭都拿掉了，蘭嶼人一看就覺得不對，後來蘭嶼人自己找來一顆大石頭把船頂住才上了岸。上岸後，果不期然地遇襲了。此外，還有另一則說法，有個遇襲的蘭嶼人在巴丹人家裡看到一名小嬰兒，巴丹人用手指著嬰兒暗示說：「你看！這就是你的孩子」。因此，蘭嶼人與巴丹人，兩方從此有了血緣的聯繫 (蘭嶼報導人 Si-M.O. 2010)。

另一位紅頭部落的報導人則表示，女人是雙方衝突真正的導火線，雙方為了女人而爭風吃醋，最後爆發了流血事件：

---

<sup>13</sup> 漁人部落族人。

<sup>14</sup> 朗島部落族人。

<sup>15</sup> 類似故事情節的口傳文本，亦可見 Beauclair (1959)。

<sup>16</sup> 此文本提及「只有一人僥倖逃走」。但根據余光弘、董森永 (1998: 94-6) 的文本記載，該衝突事件最後存活逃回的有兩人。此兩個故事是否指涉同一歷史事件，目前仍未有定論。

當初，我們蘭嶼與巴丹發生衝突的地點，是在 Sabtang 島，而非一般認為的 Batan 本島。雙方衝突起因於巴丹人歡迎蘭嶼人前來作客的一場拍首歌會，**蘭嶼人由於喝了許多酒，在酒意的催化下，作出了一些對巴丹婦女調戲的動作，於是引發了巴丹男人的集體不滿與憤怒**，最後終於爆發了流血衝突<sup>17</sup>。蘭嶼人在此一衝突事件後，覺得拍首歌會不登大雅之堂，都是唱一些男歡女愛的歌，所以就不再隨便舉辦拍首歌會了<sup>18</sup>。甚至，蘭嶼的老人家認為這是喝酒誤事的結果，從此也就不再釀酒了<sup>19</sup>（蘭嶼報導人 Sm-L.P. 2011）。

此外，彭美雲（2004）所引述的一則蘭嶼巴丹兩地斷絕關係的口傳文本，其中，亦將原因歸咎於兩地男人為了女人的爭風吃醋，簡述如下：

古時有過一種大船，叫做 *aban*，長達七尋，可搭乘數十人，祖先們常乘此種大船，來往紅頭嶼和巴丹島之間。可是，後來此種訪航斷絕了，起因是**曾有雅美人去巴丹島時，在一場 *mikariyaku*（搖槳歌會宴）席中，為了一個女人，與該島的人吵了起來，進而大打出手**。從此兩島反目成仇，不再往來。<sup>20</sup>**沒有了 *aban*，就不能遠航了**（外山卯三郎著，余萬居譯 昭和 45 年 [1970]，〈雅美族的原始藝術〉。引自尹建中 1994：356）。

上述的幾則口傳文本顯示，兩地交往的中斷，似乎皆與女人有高度指涉的關連性。彭美雲（2004：63-6）從分析口傳故事的文化思維，指出女性成為蘭嶼與巴丹兩地中斷交往的引爆點，有其雙重性（源起與源滅）。因為，蘭嶼人認同女性所扮演的人類源出的角色，因此不論在其人類的起源或是部落的建立都歸因於女性角色的加入。若以此概念來試想，或許源起與源滅，女性都是被放置在這樣的思考脈絡下，那女性成為與外島人斷絕關係的引爆點即可成立。換言之，由於兩地男人的爭風吃醋，蘭嶼人在口傳的論述上將女人視為兩地中斷交往的引爆點，甚至為了緬懷過去跨海遠航的榮光，亦將往返巴丹島 *aban*（大船）這種有效物質條件（遠洋航行的交通工具）的消失，也間接歸咎於女性所造成的惡果。

## （2）不當交易<sup>17</sup>

蘭嶼與巴丹兩地中斷交往的原因，除了普遍被歸因於兩地男人對女人的芥蒂，以及後續往返巴丹島 *aban*（大船）的消失之外，另有一則導因於「不當交易」而衍生惡運，以致兩地終止交往的口傳文本：

有一個**來自巴丹島（*Ibatan*）的年輕人，與野銀村的一位女子結婚，然後帶著她回巴丹島**。雅美妻子很想念她的雙親，又將要臨盆生子，於是請人通知他們來看她。父母來了之後，發現人們在一個洞口放了一隻豬。當地人不願

<sup>17</sup> 本段落有關蘭嶼羊與豬等物品來自巴丹島，且屬於傳統社會的重要物資，因此隱含著兩地交易的可能緊張關係，恐是兩地不當交易的背後原因之癥結所在等內容，係依據本文匿名審查人所提供之具體意見，進而發展論述而成，筆者獲益匪淺，謹此致謝。

意告訴他們其中的道理，原來豬是巴丹人抓大蛇 *kamurai*<sup>18</sup>用的釣餌。不久，女婿帶了大蛇回來，雅美人表示不習慣吃蛇肉，但蛇皮倒是可以做很好的胃甲，所以要了一塊蛇皮。不過稍後他們仍嘗試吃了夾著結實肌肉的蛇脂肪，覺得味道很不錯。要回家的時候，女孩的雙親得到了蛇肉與大蛇的蛇皮，作為臨別贈品。有二十個巴丹人陪他們回到蘭嶼，他們帶了一副蛇皮製成的胃甲及其他蛇皮，族人覺得很欣賞，便用羊和豬肉與巴丹人交換。三個月後，從野銀村出嫁的少婦與襁褓中的兒子都死於巴丹島上。傳言的使者說：「你們再也不能來巴丹島，我們也不再蘭嶼！」從此以後，兩地的聯繫就中斷了（劉寧顏總纂 1995：846）。

在此次交易中，蘭嶼人拿出的是羊和豬肉，巴丹島人則是蛇皮胃甲及其他蛇皮，雙方在交易的當下，並無表達不平或不悅，但是三個月後嫁到巴丹島的蘭嶼少婦及其幼子卻雙雙暴斃，因而導致雙方不再交往的嚴重後果。其中，此口傳文本中雖未說明雙方如何歸咎事故的后設說法，但就雙方交易物資的屬性來看，蘭嶼人的羊和豬肉可能源自巴丹島，並且為重要的儀式祭品。然而，蘭嶼人此次交易換得的並非諸如黃金、牛皮等重要物資，反而卻「破例」地與巴丹島人交換到蛇皮胃甲與蛇皮。而此「破例」的交易，最後卻導致蘭嶼少婦及其幼子的暴斃結果。

筆者認為，從上述口傳文本中，可以看出兩造成員之間隱含族內異觀與操控性詮釋的端倪。換言之，由於雙方交易物資的失序與不對稱，有違彼此的交換倫理與文化邏輯，以致蘭嶼人在此則口傳文本中，藉由鋪陳巴丹島人事後派遣使者前來蘭嶼放話「你們再也不能來巴丹島，我們也不再蘭嶼」的情節論述，一方面點出巴丹島人心中的不滿與控訴，另一方面，也藉此再次提醒自己，爾後雙方的交易，仍應嚴守物資對稱、社會禁忌與交換倫理等等文化邏輯的規範。

### (3) 客觀環境的制約

Robert Layton (2000：49-68) 論及族群起源與創世神話時，曾指出部份古老人群的傳統中，創生年代(creation period)是文化與土地連結的開始點。不斷重述創生年代的神話傳說，使得人群得以與其土地連結在一起，成為文化最堅實的一部份。那時地域群與其它地域群間要連結成一個區域群的方式，是依靠一些旅行英雄。這些英雄祖先從一地旅行到另一地，有時也會經過同一個地域群。因此，藉由在儀式中不斷重述、重演這些祖先的事蹟，便同時凸顯個別地域群的獨特性，也表現出整個區域網絡的連結方式。以蘭嶼廣泛流傳的「黑翅膀的飛魚」神話為例，該故事描述飛魚天神啟示 Tao 祖先開始食用飛魚，族人重新記取飛魚祖先的訓誡，因此開始懂得善用飛魚資源，修補了人與飛魚之間的關係，從此繁衍族裔的過程。這則飛魚神話隱喻著 Tao 祖先接受了來自天神的啟示，它是一種轉化，引導著 Tao 族人重新找回自己文化的秩序，並發展出獨樹一格的飛魚文化體系。此外，「黑翅膀的飛魚」也告誡 Tao 祖先，要為每年飛魚的到來舉行招魚祭儀式：「你們要在十月的時候砍伐做火把用的蘆葦莖，十二月時我們看見你們所砍的蘆葦經已堆在那裡之

<sup>18</sup> 傳說中的大蛇 *kamurai* 非常厲害有名，牠經常引起地震與風暴。

後，我們就會從南方慢慢地飛到你們這個島上，所以你們要在一月時為我們舉行招魚儀式，我們就會很快地回到你們的島」（余光弘、董森永 1998：7-9）。從上可知，蘭嶼 Tao 族人為了發展飛魚捕撈的永續生業方式，因而衍生出招魚祭儀及其漁團社會組織的共構關係。也因此，蘭嶼透過創世神話開啟了異地生存的序幕，也藉由「在地化」之後的經驗與知識累積，建立了屬於 Tao 本身獨特的海洋知識及其核心的文化內涵；同時，兩地文化的發展也就此面臨了分道揚鑣的命運。

有鑒於此，針對兩地中斷交往的客觀環境因素，夏曼·藍波安（2003：9）提出一個兩邊係依賴星星、風向、潮流等專屬海洋知識，始能進行南北航海的在地觀點，他認為：「為什麼沒有繼續呢？傳說，最終是因為 Ivatan 人不想再與達悟人 *minganangana*（航海交易），可是 Tao 人堅持還是南下試圖繼續進行之，最後在巴丹島以戰爭結束往來的交易，歷史過去真實的事件，在沒有文字的記載下，成為 Tao 人現今的『神話故事』，Ivatan 人早已忘記的歷史記憶」。此外，關華山（2008：262-6）檢視蘭嶼特殊「生態窩」雙村的歷史發展模式，他認為：「就紅頭、東清與朗島部落早年的人口而言，其所居之生態窩太豐饒了，所以可以容納後來的巴丹島移民，但其都只能居於較差的地塊。其中野銀成功的形成一聚落，而 Iwatas 卻很可能因選址出了問題而絕滅，漁人的外來移民與本地居民也成功融合在一起，朗島的小聚落到日治初也融入它自己。而雅美人與巴丹島人間的交往可能因為一方為保衛自己的資源，另一方想再移入而起鬥爭，很可能這就是大約三百年前的流血事件，正阻絕了更多的移民，使得蘭嶼往後可以保持一個相當程度的封閉人文與生態系統」。綜上所述，兩地中斷交往的客觀環境因素，夏曼·藍波安表示是起因於「Ivatan 人不想再與達悟人 *minganangana*（航海交易）」，而關華山則認為是「一方為保衛自己的資源，另一方想再移入而起鬥爭」。事實上，筆者認為這兩種歸因皆涉及島民面對島嶼有限生存空間的意識與警覺；同時，也暗喻著 Tao 與 Ivatan，儘管可能是同源共祖的同一「族群」，但仍逃避不了皆必須面對客觀環境與資源有限制約下的生存考驗與競合關係。

綜上所述，針對蘭嶼與巴丹兩地的交往中斷，本文共歸納出「兩地男人的爭風吃醋」、「不當交易」與「客觀環境的制約」等因素。筆者認為，這些因素皆涉及兩地社會不同層面交換體系的制衡關係。其中，「兩地男人的爭風吃醋」涉及生物性別層面上的男女需求與婚姻交換；「不當交易」藉由羊與豬等重要物品交易的不對稱，在社會文化層面上隱喻彼此交換倫理與文化邏輯的失序；「客觀環境的制約」則是在環境承載的層面上，顯示出資源有限的客觀制約與競合關係。因此，無論是生物性別、社會文化與環境承載等層面的因素，一旦其交換體系的運作機制失衡，雙方的緊張關係即會隨之升高，甚至有可能導致兩地交往的中斷。

## （二）兩地文化的發展殊異

針對族群類緣關係密切的蘭嶼與巴丹兩地，其文化發展後來為何分道揚鑣的議題，部分學者陸續提出了不同見解。陳玉美（2001：125）曾列舉三個不同時期聯姻、決裂與再聯姻的故事，藉以具體了解兩地關係的轉變與發展。她說到「一方面，在蘭嶼，口述傳統中保存了非常豐富的，有關蘭嶼與巴丹島地區相互關係的描述，其中包含了交換（婚姻、物品、技術）與移民的歷史。另一方面，在巴丹島地區，當地人對於北方的蘭嶼的印象，卻

是呈現一種空白的狀況」。從上可知，陳玉美所提出的分析洞見，提醒了我們必須掌握從在地社會文化傳統出發之「歷史意識」的重要性。

此外，余光弘（2001：16）認為：「兩地雖有若干相似之處，但相異之處卻更有過之，造成兩地文化發展差異的主要因為巴丹移民抵達蘭嶼後，面臨生態環境的大幅改變、原有社會結構的難以複製，以及島上其他族群文化元素的採借等因素」。其中，「島上其他族群文化元素的採借」的因素，余光弘即指出：「雖然雅美人自認為是石人及竹人的後裔，雅美文化卻非石人與竹人所創，有許多傳說顯示雅美文化是學習而來的，教導雅美祖先的文化英雄有化身為人的飛魚、地底下的人，或是住在山洞裡的鬼，除了飛魚王是以『一個人』的型態出現外，傳說中教導雅美祖先新的生活方式的鬼或地下人都是如同人一樣的生活，他們『屋舍儼然』，男女往來種作也悉如凡人。這些傳說故事中『非人』的角色若將其還原為『人』，可能呈現的是兩個文化間的接觸及採借」（同上，頁 39）。再者，針對蘭嶼各個部落文化內涵的內部差異性，余光弘則認為：「『非雅美』的各個族群可能是先雅美人佔居蘭嶼者，也可能是雅美族人口尚少、還未均勻分佈全島時的後來者，無論其為先來後到，他們的文化特質應該多少會融入雅美文化中，稀釋其中的巴丹成分」（同上引）。因此，我們若從蘭嶼的考古發現、起源神話與文化內涵等面向進行更細緻的分析，或可推論蘭嶼全島的 **Tao** 族群，當初可能並非集體行動、一次到位，計畫性地遷居蘭嶼。而隨著時空的遞變，蘭嶼與巴丹，以及蘭嶼各部落之間，其文化發展呈現出「兩地雖有若干相似之處，但相異之處卻更有過之」的殊異現象，也就不難理解了。

關華山（1989：149）引「方位」的觀點探討雅美人的世界觀與宇宙觀，他指出：「死靈並非一概的惡，其中頭部靈、祖先靈多少是中性的，前者在人死後，遠走南方白島，便與活人無涉了」。從中，我們可以探見雅美人的神靈信仰，雅美人認為在死後，其亡靈依然要回到心之所繫的「南方」白島。關氏亦指出蘭嶼島上的雅美人，由於與南方的歷史淵源，這也使得雅美人認為自己已身處北方。也就是說，雅美人把蘭嶼視為世界觀的「重心」，卻不是其「中心」。雅美人把此中心讓給了大海（同上，頁 150）。因此，關氏認為雅美人：「把南方的歷史經驗，定作一個方向 **teyload**，而島本身這時只被視為一個點。至於其反方向，他們稱為 **teyrala**。由於雅美人的歷史經驗再沒有往北的，所以 **teyrala** 相對於 **teyload**，只能說是面山的方向」（同上，頁 167）。總之，無論是雅美人的世界觀或宇宙觀，「南向」始終顯而易見，並且是文化重心的方位。

承上，筆者認為，相對於 **Tao** 似乎只有由「南」向「北」單向路線的族群遷徙記憶而言，**Ivatan** 的族群遷徙路線與方向則較多元複雜，例如：史前與口傳時期，部份 **Ivatan** 人咸信其早期祖先可能是來自北方臺灣（**Formosa**）的移民後裔（cf. **Hidalgo 1996：12；Philippine Information Agency 2002：8**）；而近代階段，部分 **Ivatan** 則是為了躲避西班牙的殖民統治而南遷至巴布漾群島（**Babuyan Islands**）等（**Hidalgo 1996**），即是一條由「北」向「南」的遷徙路線。反之，**Ivatan** 從巴丹本島（**Batan Island**）陸續往北遷居依特巴雅島（**Itbayat Island**）以及更北的北方之島（蘭嶼）等，如此的遷徙路線，則是一個由「南」向「北」的移動方向。總之，相對於蘭嶼此島不可能成為一個「中心」，以及 **Tao** 僅有由「南」向「北」單向路線的族群遷徙口傳歷史而言；巴丹本島則是以「中心」本島自居，**Ivatan** 亦在不同時期有不同路線的族群遷徙，往返於巴丹本島及其鄰近的衛星離島網絡裡，彼此南來北往，互相交錯盤結。



Fredrik Barth (1969: 9-11) 表示族群間的接觸、相依或敵視，可以改變他們之間的社會界線，重塑標幟內涵，但其文化差異也可不受影響地持續下來。因此，在兩地文化發展殊異的解讀見解上，夏曼·藍波安 (2003: 7) 表示：「就海洋知識領域而言，原來 Tao 人與菲律賓巴丹群島 Ivatan 人南北往返進行交易，互訪的活動終止後，相關於中距離航海的知識，如觀測星相、潮水流向、月亮，信風的轉換等等，在航海空間領域濃縮後，如此他們原初的知識迅速濃縮，弱化了」。因此，夏曼·藍波安認為當 Tao 人被逼濃縮航海的海域，轉而藉著比航海到巴丹島流傳更久的飛魚神話故事詮釋他們的文化，詮釋他們原初認知的環境 (同上，頁 9-10)。

總之，蘭嶼與巴丹兩地，或因長期世居海洋島嶼，且雙方後來因故中斷交往，相隔日久，甚至異地移民者藉由「在地化」來加速適應環境等，可能都會致使族群文化因而衍生差異，甚至文化差異也會影響認知，這些都是欲進一步探討兩地關係史及其跨境族群的歷史意識時，所需考量的重要分析面向。除此之外，多位學者所提諸如生態環境、社會結構、文化採借、相對方位，以及創世神話的創新等，也都為兩地文化發展殊異的理解，提供了有力的分析觀點。

## 五、結語：島、國之間的「族群」？

本文提出蘭嶼-巴丹作為一個「區域研究」的學術命題與分析框架，試圖從兩地神話傳說與口傳資料切入，並與考古學、民族誌等資料進行對話，期能釐清蘭嶼與巴丹兩地之間的歷史事實、族群關係及其文化類緣。因此，本文發現臺灣蘭嶼與菲律賓巴丹島兩地的關係史，學界陸續有考古發掘、遺傳基因、語言系譜、口傳資料與歷史文獻等研究為證，這也說明了兩地「族群」之間的高度類緣關係。具體而言，從兩地通婚與部落起源的口傳文本中，可發現蘭嶼部分部落的建立與巴丹島有歷史淵源，而藉由兩地族人「通婚」的發展模式，兩地得以隱喻並深化彼此的歷史關係。此外，無論是自我論述或他者指稱，蘭嶼島名與族群稱名的各種說法，相對南方的巴丹島而言，蘭嶼及其島民始終是以「北方之島」與「北方的人」的語意來呈現，這是一種兩地族群遷徙集體意識的投射；同時，也隱約指涉出兩地之間，遭逢海嘯等災難之後的族群遷徙方向與路徑。再者，有關兩地接觸的文化遺留，對蘭嶼 Tao 而言，這些來自南方 (巴丹島) 意象的諸多文化遺留，可說是見證了昔時兩地海上交易的歷史關係與族群接觸的集體記憶；同時，也為 Tao 遷居蘭嶼之後的「在地化」環境適應，在生計物資與文化資產上，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發展基礎。

針對蘭嶼與巴丹兩地交往中斷的探討，本文則發現多數族人大都將原因歸咎於約三百年前的一起「衝突事件」，該事件導因於兩地男人為了女人，爭風吃醋，萌生芥蒂，最後暴發衝突而中斷交往。除此之外，夏曼·藍波安 (2003) 提出航海條件遞變並制約文化發展的觀點，他認為這是 Tao 面臨專屬海洋知識，被迫從「遠洋」變「近海」的一種文化傳承轉折。關華山 (2008) 則從「資源有限」著眼分析，認為這是彼此面對環境壓力下的一種文化機制。上述種種歸因，皆指涉出當時的 Tao 與 Ivatan，儘管可能同源共祖，但仍逃避不了環境資源有限下的生存考驗與競合關係。至於，兩地文化發展殊異的議題，由於異地移民者必須面臨新的環境適應，原有族群文化因而衍生差異，甚至影響到既有的認知。因

此，不同學者分別從在地族群的歷史意識、其他族群文化元素的採借、Tao 的世界觀或宇宙觀，以及「在地化」的環境適應等面向，提出他們對 Tao 遷往蘭嶼之後文化發展殊異的不同見解。

總之，本文研究發現，兩地諸多的口傳文本類型多元、文類殊異，其歷史論述內涵則是寓理抒情、包藏記憶。因此，筆者認為，口傳歷史的文本及其論述，如今觀之，應可視為兩地族群認同與族群運動的一種象徵依附。而 Tao-Ivatan 此一島、國之間的跨境「族群」，其隸屬同一族裔群體的存在與運作模式，亦可讓我們探見兩地族群意識與族群認同的多重論述景況。

Arjun Appadurai (2009[1996]: 26) 探討地方性的生產，並指出運用區域研究進行分析的重要性：「要振興區域研究，就需認清，地方性本身是歷史產物，而地方性產生的歷史，最終又是受到全球的動力機制所影響」。因此，針對本文所提蘭嶼-巴丹作為一個「區域研究」的研究架構，如何置放蘭嶼「在地化」的個案分析，如何看待兩地發展殊異的演變意義，兩者又將如何進行連結等等的議題，筆者認為，或可從兼顧兩地歷時性與現時性的雙重研究取向來進行比較研究。歷時性研究採行歷史分析法，針對兩地的神話傳說、口述歷史、科學考古、語言學與遺傳學等分析素材，進行更全面性歷史事實的釐清與族群關係的重建；現時性研究則借重文化詮釋法，透過田野工作，實地調查觀察並探討兩地諸多當代變遷現象的文化詮釋；此兩種研究取向的兼顧採行，或可跨越時空，彼此相輔相成。

然而，由於兩島（蘭嶼與巴丹）目前分隸兩國（臺灣與菲律賓）所轄，且分治已久，兩地「族群」的歷史關係與族群網絡要如何被「跨境」建構，昔時的歷史關係將怎樣演繹成當代的文化詮釋，蘭嶼「在地化」的傾向與特點又將如何呈現等研究侷限，皆為本文所擬蘭嶼-巴丹此一「區域研究」的研究架構，增添了不少動態變數，凡此種種，恐需日後更全貌觀的密切觀察與積極探究，方能進一步探討兩地是否有文化原型、移出者如何在源起地展現族群意識，以及族群遷徙如何衍生文化發展殊異等等後續更多的研究議題。

## 致謝

本文寫作期間承蒙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謝世忠教授參與討論，提供建議；蘭嶼夏曼·夫阿原先生與臺灣林建享導演提供蘭嶼拍手歌會相關文字及圖片，謹此致謝。另，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提供諸多寶貴意見，寬容賜教，受益良多，同表謝忱。

## 參考文獻

### 丁字禰文史工作室

- 2010 《蘭嶼 Tao 族 Mikarayag 拍手歌會音樂展演暨影音採集計畫》成果報告書。蘭嶼：丁字禰文史工作室。

### 尹建中編

- 1994 《臺灣山胞各族傳統神話故事與傳說文獻編纂研究》。臺北：內政部。

### 余光弘

- 2001 〈巴丹傳統文化與雅美文化〉。《東臺灣研究》6：15-46。

- 2004 《雅美族》。臺北：三民。

### 余光弘、董森永

- 1998 《臺灣原住民史—雅美族史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呂鈺秀、郭健平

- 2007 《蘭嶼音樂夜宴：達悟族的拍手歌會》。臺北：南天。

### 李壬癸

- 1997 《臺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臺北：常民。

### 胡正恆

- 2008 〈歷史地景化與形象化：論達悟人家團創始記憶及其當代詮釋〉。刊於《寬容的人類學精神：劉斌雄先生紀念論文集》，林美容、郭佩宜及黃智慧編，頁 445-482。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2010 〈簡介蘭嶼地理資訊：一個地景人類學的觀點〉。刊於《雅美 Tao 海特展專輯》。卿敏良總編，頁 24-27。臺北：臺北縣立十三行博物館。

### 胡正恆、余光弘

- 2007 〈蘭嶼的地名：蘭嶼地誌資料庫介紹〉。《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20：185-244。

### 夏本·奇佰愛雅

- 1996 《雅美族的古謠與文化》。臺北：常民文化。

- 1999 《Akokay tatala, 獨木舟》。臺北：常民文化。

### 夏曼·賈巴度（施馬高）

- 1997 《蘭嶼部落地景地名空間文化之調查》。臺東縣立文化中心。

### 夏曼·藍波安

- 1992 《八代灣的神話—飛魚故鄉的神話》。臺中：晨星。

- 2003 《原初豐腴的島嶼--達悟民族的海洋知識與文化》。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徐韶嶽

- 2008 〈蘭嶼椰油村 Rusarsol 遺址調查報告〉。《南島研究學報》2：55-84。

**浦忠成**

2007 《被遺忘的聖域：臺灣原住民神話、歷史與文學的追溯》。臺北：五南。

**財團法人臺灣原住民部落振興文教基金會編**

2002 《2002 臺北市原住民文化祭系列活動—南島民族世紀首航暨海洋文化國際論壇論文集》。南投：財團法人臺灣原住民部落振興文教基金會。

**陳玉美**

2001 《臺東縣史·雅美族篇》，臺東：臺東縣政府。

2008 〈兩性、工作、時間與空間：從蘭嶼民族考古學資料重新思考「考古遺址」〉。刊於《寬容的人類學精神：劉斌雄先生紀念論文集》，林美容、郭佩宜及黃智慧編，頁 445-482。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陳敏慧**

1987 〈從敘事形式看蘭嶼紅頭始祖傳說中的蛻變觀〉。《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3：133-193。

**翁瑜敏**

1998 〈咫尺天涯覓芳鄰--八重山與巴丹群島紀行〉。《經典雜誌》2：50-73。

**移川子之藏**

1993 [1940] 〈方位名稱和民族遷移及地形〉。刊於《臺灣南島語言研究論文日文中譯彙編》。黃秀敏譯，頁 488-503。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

2005 [1931] 〈紅頭嶼與南方巴丹群島：口碑傳承與事實〉。刊於《臺灣百年曙光：學術開創時代調查實錄》。移川子之藏等著，楊南郡譯，頁 10-31。臺北：南天。

**張懿仁**

2004 《全球化下臺灣原住民與國家之權力分享-從蘭嶼達悟族跨境交流談起》。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彭美雲**

2004 《蘭嶼口傳故事研究》。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智慧**

2002 〈蘭嶼與巴丹群島的文化類緣關係：二十世紀前半期的探索〉。刊於《2002 臺北市原住民文化祭系列活動—南島民族世紀首航暨海洋文化國際論壇論文集》，頁 7-14。南投：財團法人臺灣原住民部落振興文教基金會。

2003 〈蘭嶼與巴丹諸島民族的關聯性---研究史的回顧〉。「臺灣雅美文化研究的一世紀：亞洲、太平洋中的雅美文化」研討會宣讀論文。2003 年 03 月 15-16 日。日本慶應義塾大學。

**臺北縣立十三行博物館編**

2010 《雅美、達悟、海》特展專刊。臺北：臺北縣立十三行博物館。

**臧振華**

2002 〈保存蘭嶼地下史料的重要性：一個學術的觀點〉。刊於《2002 臺北市原住民文化祭系列活動—南島民族世紀首航暨海洋文化國際論壇論文集》，頁 127-129。南投：財團法人臺灣原住民部落振興文教基金會。

2005 〈從考古資料看蘭嶼雅美人的祖源問題〉。《南島研究學報》1：135-151。

**劉其偉**

1996 《臺灣原住民文化藝術》。臺北：雄獅。

**劉斌雄**

1980 〈雅美族漁人社的始祖傳說〉。《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50：111-169。

**劉寧顏總纂**

1995 《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同胄篇》第二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關華山**

1989 〈雅美族的生活實質環境與宗教理念〉。《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7：143-175。  
2008 〈初探雅美族傳統居住文化的可持續性〉。刊於《寬容的人類學精神：劉斌雄先生紀念論文集》。林美容、郭佩宜及黃智慧編，頁 233-272。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Appadurai, Arjun**

2009 [1996] 《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鄭義愷譯。臺北：群學。

**Barth, Fredrik**

1969 Pathan Identity and Its Maintenance. In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Fredrik Barth ed. Pp.117-134. Boston: Little, Brown.

**Beauchair, Inez de (鮑克蘭)**

1959 Three Genealogical Stories from Botel Tobago: a Contribution to the Folklore of the Yami.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7:105-140.  
1969 Gold and Silver on Botel Tobago: The Silver Helmet of the Yami.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27:121-128.

**Bellwood, Peter and Dizon, Eusebio**

2005 The Batanes Archaeological Project and the 'Out of Taiwan' Hypothesis for Austronesian Dispersal. *Journal of Austronesian Studies* 1(1):1-33.

**Benedek, Dezso (白德澤)**

1991 *The Songs of the Ancestor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ashiic Folklore*.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Fox, James J.**

1977 Genealogy and Topogeny : Towards an Ethnography of Rotinese Ritual Place Names. In *The Poetic Power of Place :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Austronesian Ideas of Locality*, James J. Fox, ed. Pp.91-102. Canberra :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Hidalgo, Cesar A.**

1996 *The Marking of the Ivatans: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Batanes*. Manila: Cognita TRC.

**Hung, Hsiao-chun (洪曉純)**

2008 *Migration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Southern Coastal China, Taiwan and the Northern Philippines, 3000 BC to AD 100: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Austrone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of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Layton, Robert**

2000 From Clan Symbol to Ethnic Emblem: Indigenous Creativity in a Connected World. In *Indigenous Cultures in an Interconnected World*. Claire Smith and Graeme K. Ward eds. Pp:49-68. St Leonards: Allen & Unwin.

**Phadnis, Urmila.**

1989 *Ethnicity and Nation-building in South Asia*.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Philippine Information Agency**

2002 *Exotic Batanes : Batanes Travel Guide*. Basco: Philippine Information Agency.

**Ross, Malcom**

2005 The Batanic Languages in Relation to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Malayo- Polynesian Subgroup of Austronesian. *Journal of Austronesian Studies* 1(2):1-24.

**Stamps, Richard B.**

1980 Jar burial from the Lobusbussan site, Orchid (Botel Tobago). *Asian Perspectives* 23 (2): 181-192.

**Sung, W. H. (宋文薰)**

1955 Taiwan kao gu xue min zu xue gai guan (Outline Review of the Taiw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Translated from T. Kano Studies in the *Ethnology and Pre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in Japanese). Taipei: Taiwan Sheng Wen Xie Wei Yuan Hui. (in Chinese)

**Y. Iizuka, P. Bellwood, H.C. Hung and E.Z. Dizon**

2005 A Non-destructive Mineralogical Study of Nephritic Artifacts from Itbayat Island, Batanes, Northern Philippines. *Journal of Austronesian Studies* 1(1):83-108.

---



.....

**"Ethnic Group" Existed betwixt and between Islands and States :**  
**On Oral Histories among the Tao from Orchid Island, Taiwan**  
**and the Ivatan from Batanes Islands, the Philippines**

**Cheng-hsien Yang**

**Assistant Researcher, Division of Research and Collection,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Orchid-Batan regional study framework and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rcheology and ethnography of these two places in terms of mythical legends and oral histories. With historical scrutiny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new way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ethnic relationship and cultural correlation of these two places. Additionally, this paper offers an opportunity to reconstruct and improve the cross-border ethnic relationship and cultural system between Orchid Island, Taiwan and Batanes Islands, the Philippines.

**Key Words:** ethnic group, Orchid Island, Batanes Islands, the Tao, the Ivatan, oral history

.....